晉書/卷0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六 ◄

晉書
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

宗室

► 卷三十八

安平獻王孚〈（子邕、邕弟義陽成王望、望子河間平王洪、洪子威、洪弟隨穆王整、整弟竟陵王楙、望弟太原成王輔、輔弟翼、翼弟下邳獻王晃、晃弟太原烈王瑰、瑰弟高陽元王珪、珪弟常山孝王衡、衡弟沛順王景）〉

彭城穆王權〈（曾孫紘、紘子俊）〉高密文獻王泰〈（子孝王略、略兄新蔡武哀王騰）〉范陽康王綏〈（子虓）〉濟南惠王遂〈（曾孫勳）〉譙剛王遜〈（子閔王承等）〉高陽王睦、任城景王陵〈（弟順）〉

安平獻王孚

安平獻王孚，字叔達，宣帝次弟也。初，孚長兄朗字伯達，宣帝字仲達，孚弟馗字季達，恂字顯達，進字惠達，通字雅達，敏字幼達，俱知名，故時號為「八達」焉。孚溫厚廉讓，博涉經史。漢末喪亂，與兄弟處危亡之中，簞食瓢飲，而披閱不倦。性通恕，以貞白自立，未嘗有怨於人。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，嘗罹罪譴，孚往省之，遂與同處分食，談者稱焉。

魏陳思王植有俊才，清選官屬，以孚為文學掾。植負才陵物，孚每切諫，初不合意，後乃謝之。遷太子中庶子。魏武帝崩，太子號哭過甚，孚諫曰：「大行晏駕，天下恃殿下

為命。當上為宗廟，下為萬國，奈何效匹夫之孝乎！」太子良久乃止，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時群臣初聞帝崩，相聚號哭，無復行列。孚厲聲於朝曰：「今大行晏駕，天下震動，當早拜嗣君，以鎮海內，而但哭邪！」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，備禁衛，具喪事，奉太子以即位，是為文帝。

時當選侍中、常侍等官，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，便欲就用，不調餘人。孚曰：「雖有堯舜，必有稷契。今嗣君新立，當進用海內英賢，猶患不得，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！官失其任，得者亦不足貴。」遂更他選。轉孚為中書郎、給事常侍，宿省內，除黃門侍郎，加騎都尉。

時孫權稱藩，請送任子，當遣前將軍于禁還，久而不至。天子以問孚，孚曰：「先王設九服之制，誠以要荒難以德懷，不以諸夏禮責也。陛下承緒，遠人率貢。權雖未送任子，於禁不至，猶宜以寬待之，畜養士馬，以觀其變。不可以嫌疑責讓，恐傷懷遠之義。自孫策至權，奕世相繼，惟強與弱，不在一禁，禁之未至，當有他故耳。」後禁至，果以疾遲留，而任子竟不至。大軍臨江，責其違言，吳遂絕不貢獻。後出為河內典農，賜爵關內侯，轉清河太守。初，魏文帝置度支尚書，專掌軍國支計，朝議以征討未息，動須節量。及明帝嗣位，欲用孚，問左右曰：「有兄風不？」答云：「似兄。」天子曰：「吾得司馬懿二人，復何憂哉！」轉為度支尚書。

孚以為擒敵制勝，宜有備預。每諸葛亮入寇關中，邊兵不能制敵，中軍奔赴，輒不及事機，宜預選步騎二萬，以為二部，為討賊之備。又以關中連遭賊寇，穀帛不足，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，秋冬習戰陣，春夏修田桑。由是關中軍國有餘，待賊有備矣。後除尚書右僕射，進爵昌平亭侯，遷尚書令。及大將軍曹爽擅權，李勝、何晏、鄧颺等亂政，孚不視庶事，但正身遠害而已。及宣帝誅爽，孚與景帝屯司馬門，以功進爵長社縣侯，加侍中。

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，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。孚次壽春，遣毌丘儉、文欽等進討。諸將欲速擊之，孚曰：「夫攻者，借人之力以為功，且當詐巧，不可力爭也。」故稽留月餘乃進軍，吳師望風而退。

魏明悼後崩，議書銘旌，或欲去姓而書魏，或欲兩書，孚以為：「經典正義，皆不應書。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，而與往代相別耳，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。天稱皇天，則帝稱皇帝，地稱后土，則後稱皇后。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，流無二之尊名，不待稱

國號以自表，不俟稱氏族以自彰。是以《春秋》隱公三年《經》曰'三月庚戌天王崩'，尊而稱天，不曰周王者，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。'八月庚辰宋公和卒'，書國稱名，所以異乎天王也。襄公十五年《經》曰'劉夏逆王后于齊'，不雲逆周王后姜氏者，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。至乎列國，則曰'夫人姜氏至自齊'，又曰'紀伯姬卒'，書國稱姓，此所以異乎天王後也。由此考之，尊稱皇帝，赫赫無二，何待魏乎？尊稱皇后，彰以謚號，何待於姓乎？議者欲書魏者，此以為天皇之尊，同于往古列國之君也。或欲書姓者，此以為天皇之後，同于往古之夫人也。乖經典之大義，異乎聖人之明制，非所以垂訓將來，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。」遂從孚議。

遷司空。代王淩太尉。及蜀將姜維寇隴右，雍州刺史王經戰敗，遣孚西鎮關中，統諸軍事。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，維退。孚還京師，轉太傅。

及高貴鄉公遭害，百官莫敢奔赴，孚枕屍於股，哭之慟，曰：「殺陛下者臣之罪。」奏推主者。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，孚與群公上表，乞以王禮葬，從之。孚性至慎。宣帝執政，常自退損。後逢廢立之際，未嘗預謀。景文二帝以孚屬尊，不敢逼。後進封長樂公。

及武帝受禪，陳留王就金墉城，孚拜辭，執王手，流涕歔欷，不能自勝。曰：「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純臣也。」詔曰：「太傅勳德弘茂，朕所瞻仰，以光導弘訓，鎮靜宇內，願奉以不臣之禮。其封為安平王，邑四萬戶。進拜太宰、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」有司奏，諸王未之國者，所置官屬，權未有備。帝以孚明德屬尊，當宣化樹教，為群後作則，遂備置官屬焉。又以孚內有親戚，外有交遊，惠下之費，而經用不豐，奉絹二千匹。及元會，詔孚輿車上殿，帝於阼階迎拜。既坐，帝親奉觴上壽，如家人禮。帝每拜，孚跪而止之。又給以雲母輦、青蓋車。

孚雖見尊寵，不以為榮，常有憂色。臨終，遺令曰：「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，字叔達，不伊不周，不夷不惠，立身行道，終始若一，當以素棺單槨，斂以時服。」泰始八年薨，時年九十三。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。詔曰：「王勳德超世，尊寵無二，期頤在位，朕之所倚。庶永百齡，諮仰訓導，奄忽殂隕，哀慕感切。其以東園溫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襲、緋練百匹、絹布各五百匹、錢百萬，穀千斛以供喪事。諸所施行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。」其家遵孚遺旨，所給器物，一不施用。帝再臨喪，親拜盡哀。及葬，又幸都亭，望柩而拜，哀動左右。給鑾輅輕車，介士武賁百人，吉凶導從二千餘人，前後鼓吹，配饗太廟。九子：邕、望、輔、翼、晃、瑰、珪、衡、景。

子邕

邕字子魁。初為世子，拜步兵校尉、侍中。先孚卒，追贈輔國將軍，謚曰貞。邕子崇為世孫，又早夭。泰始九年，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。立四年，咸寧二年薨，謚曰穆，無子，國絕。

邕弟義陽成王望

義陽成王望，字子初，出繼伯父朗，寬厚有父風。仕郡上計吏，舉孝廉，辟司徒掾，曆平陽太守、洛陽典農中郎將。從宣帝討王淩，以功封永安亭侯。遷護軍將軍，改封安樂鄉侯，加散騎常侍。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，望與裴秀、王沈、鍾會並見親待，數侍宴筵。公性急，秀等居內職，急有召便至。以望外官，特給追鋒車一乘，武賁五人。時景文相繼輔政，未嘗朝覲，權歸晉室。望雖見寵待，每不自安，由是求出，為征西將軍、持節、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。在任八年，威化明肅。先是蜀將薑維屢寇關中，及望至，廣設方略，維不得為寇，關中賴之。進封順陽侯。徵拜衛將軍，領中領軍，典禁兵。尋加驃騎將軍、開府。頃之，代何曾為司徒。

武帝受禪，封義陽王，邑萬戶，給兵二千人。泰始三年，詔曰：「夫尚賢庸勳，尊宗茂親，所以體國經化，式是百辟也。且台司之重，存乎天官，故周建六職，政典為首。司徒、中領軍，以明德近屬，世濟其美；祖考創業，翼佐大命，出典方任，入贊朝政，文德既著，武功宣暢。逮朕嗣位，弼道惟明，宜登上司，兼統軍戎，內輔帝室，外隆威重，其進位太尉，中領軍如故。置太尉軍司一人，參軍事六人，騎司馬五人。又增置官騎十人，並前三十，假羽葆鼓吹。」

吳將施績寇江夏，邊境騷動。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，出屯龍陂，為二方重鎮，假節，加大都督諸軍事。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，破之，望乃班師。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，望又率諸軍以赴之，未至而奉退。拜大司馬。孫皓率眾向壽春，詔望統中軍二萬，騎三千，據淮北。皓退，軍罷。泰始七年薨，時年六十七，賻贈有加，望性儉吝而好聚斂，身亡之後，金帛盈溢，以此獲譏。四子：弈、洪、整、楙。

弈至黃門郎，先望卒。整亦早亡。以弈子奇襲爵。奇亦好畜聚，不知紀極，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，為有司所奏，太康九年，詔貶為三縱亭侯。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。後威誅，復立奇為棘陽王以嗣望。

望子河間平王洪

河間平王洪，字孔業，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。仕魏，歷位典農中郎將、原武太守，封襄賁男。武帝受禪，封河間王。立十二年，咸寧二年薨。二子：威、混。威嗣，徙封章武。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，更立混為洪嗣。混歷位散常侍，薨。

及洛陽陷，混諸子皆沒于胡。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，亦與其兄俱沒。後得南還，與新蔡太妃不協。太興二年上疏，以兄弟並沒在遼東，章武國絕，宜還所生。太妃訟之，事下太常。太常賀循議：「章武、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，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。按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，必須無復兄弟，本國永絕，然後得還所生。今兄弟在遠，不得言無，道里雖阻，復非絕域。且鮮卑恭命，信使不絕。自宜詔下遼東，依劉群、盧諶等例，發遣令還，繼嗣本封。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。」元帝詔曰：「滔雖出養，自有所生母。新蔡太妃相待甚薄，滔執意如此。如其不聽，終當紛紜，更為不可。今便順其所執，還襲章武。」

滔歷位散騎常侍，薨，子休嗣。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。峻平，休已戰死。弟珍年八歲，以小弗坐。咸和六年襲爵，位至大宗正。薨，無嗣，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，位至遊擊將軍。[1]薨，子秀嗣。義熙元年，為桂陽太守。秀妻桓振之妹，振作逆，秀不自安，謀反，伏誅，國除。

洪子威

威字景曜，初嗣洪。咸寧三年，徙封章武。太康九年，嗣義陽王望。威凶暴無操行，諂附趙王倫。元康末，為散騎常侍，倫將簒，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，倫以威為中書令。倫敗，惠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奪吾璽綬，不可不殺。」阿皮，威小字也。於是誅威。

洪弟隨穆王整

隨穆王整，兄弈卒，以整為世子。曆南中郎將，封清泉侯，先父望薨，追贈冠軍將軍。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為隨縣王。子邁嗣。[2]太康九年，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為隨郡王。

整弟竟陵王楙

竟陵王楙，字孔偉，初封樂陵亭侯，起家參相國軍事。武帝受禪，封東平王，邑三千九十七戶。入為散騎常侍、尚書。

楙善諂諛，曲事楊駿。及駿誅，依法當死，東安公繇與楙善，故得不坐。尋遷大鴻臚，加侍中。繇欲擅朝政，與汝南王亮不平。帝托以繇討駿顧望，免繇、楙等官，遣楙就國。楙殖財貨，奢僭逾制。趙王倫篡位，召還。及義兵起，倫以楙為衛將軍、都督諸軍事。倫敗，楙免官。齊王冏輔政，繇復為僕射，舉楙為平東將軍、都督徐州諸軍事，鎮下邳。成都王穎輔政，進楙為衛將軍。

會惠帝北征，即以楙為車騎將軍，都督如故，使率眾赴鄴。蕩陰之役，東海王越奔於下邳，楙不納，越乃還國。帝既西幸，越總兵謀迎大駕，楙甚懼。長史王修說曰：「東海宗室重望，今將興義，公宜舉徐州以授之，此克讓之美也。」楙從之，乃自承制都督兗州刺史、車騎將軍，表于天子。時帝在長安，遣使者劉虔即拜焉。

楙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己，乃給虔兵，使稱詔誅晞。晞時已避位，楙在州徵求不已，郡縣不堪命。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，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。楙不受命，背山東諸侯，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。虓遣將田徽擊楙，破之，楙走還國。帝還洛陽，楙乃詣闕。

及懷帝踐阼，改封竟陵王，拜光祿大夫。越出牧豫州，留世子毗及其党何倫訪察宮省。楙白帝討越，乃合眾襲倫，不克。帝委罪於楙，楙奔竄獲免。越薨，乃出。及洛陽傾覆，為亂兵所害。

望弟太原成王輔

太原成王輔，魏末為野王太守。武帝受禪，封渤海王，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，泰始二年之國。後為衛尉，出為東中郎將，轉南中郎將，咸寧三年，徙為太原王，監并州諸軍事。太康四年入朝，五年薨，追贈鎮北將軍。永平元年，更贈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子弘立[3]，元康中為散騎常侍，後徙封中丘王。三年薨，子鑠立。

輔弟翼

翼字子世，少曆顯位，官至武賁中郎將。武帝未受禪而卒，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嗣，封南宮縣王。薨，子祐嗣立，承遂無後。[4]

翼弟下邳獻王晃

下邳獻王晃字子明，魏封武始亭侯[5]，拜黃門侍郎，改封西安男，出為東莞太守。武帝受禪，封下邳王，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，泰始二年就國。

晃孝友貞廉，謙虛下士，甚得宗室之稱。後為長水校尉、南中郎將。九年，詔曰：「南中郎將、下邳王晃清亮中正，體行明潔，才周政理，有文武策識。其以晃為使持節，都督甯益二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，領益州刺史。」晃以疾不行，更拜尚書，遷右僕射。久之，出為鎮東將軍、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。惠帝即位，入為車騎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將誅楊駿，以晃領護軍，屯東掖門，尋守尚書令。遷司空，加侍中，令如故。元康六年薨[6]，追贈太傅。

二子：裒、綽。裒早卒，綽有篤疾，別封良城縣王，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韡為嗣[7]。官至侍中、尚書，早薨，子韶立。

晃弟太原烈王瓌

太原烈王瓌，字子泉，魏長樂亭侯，改封貴壽鄉侯。曆振威將軍，秘書監，封固始子。武帝受禪，封太原王，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，泰始二年就國。四年入朝，賜衮冕之服，遷東中郎將。十年薨，詔曰：「瑰乃心忠篤，智器雅亮。歷位文武，有幹事之績。出臨封土，夷夏懷附，鎮守許都，思謀可紀。不幸早薨，朕甚悼之。今安厝在近，其追贈前將軍。」子顒立，徙封河間王，別有傳。

瑰弟高陽元王珪

高陽元王珪，字子璋，少有才望，魏高陽鄉侯。曆河南令，進封滎陽子，拜給事黃門侍郎。武帝受禪，封高陽王，邑五千五百七十戶。曆北中郎將、督鄴城守諸軍事。泰始六年入朝，以父孚年高，乞留供養。拜尚書，遷右僕射。十年薨，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，贈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珪有美譽於世，而帝甚悼惜之。無子，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。緝立五年，咸寧四年薨，謚曰哀。無子，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瑰世子顒子訟為緝後，封真定縣侯。

珪弟常山孝王衡

常山孝王衡，字子平，魏封德陽鄉侯。進封汝陽子，為駙馬都尉。武帝受禪，封常山王，邑三千七百九十戶。二年薨，無子，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為嗣。[8]

衡弟沛順王景

沛順王景，字子文，魏樂安亭侯。曆諫議大夫。武帝受禪，封沛王，邑三千四百戶。立十一年，咸寧元年薨，子韜立。

彭城穆王權

彭城穆王權，字子輿，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旭之子也。初襲封，拜冗從僕射。武帝受禪，封彭城王，邑二千九百戶。出為北中郎將、都督鄴城守諸軍事。泰始中入朝，賜衮冕之服。咸甯元年薨，子元王植立。歷位後將軍，尋拜國子祭酒、太僕卿、侍中、尚書。出為安東將軍、都督揚州諸軍事，代淮南王允鎮壽春，未發。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，遂以憂薨。贈車騎將軍，增封萬五千戶。子康王釋立，官至南中郎將、持節、平南將軍，分魯國蕃、薛二縣以益其國，心二萬三千戶。薨，子雄立，坐奔蘇峻伏誅，更以釋子紘嗣。

曾孫紘

紘字偉德，初封堂邑縣公。[9]建興末，元帝承制，以紘繼高密王據。及帝即位，拜散騎侍郎，遷翊軍校尉、前將軍。雄之誅也，紘入繼本宗。拜國子祭酒，加散騎常侍，尋遷大宗正、秘書監。有風疾，性理不恆。或欲上疏陳事，曆示公卿。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，著《杜門賦》以顯其志。由是更拜光祿大夫，領大宗師，常侍如故。後疾甚，馳騁無度，或攻劫軍寺，或扞傷官屬，醜言悖詈，誹謗上下。又乘車突入端門，至太極殿前。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，請免紘官，下其國嚴加防錄。成帝詔曰：「王以明德茂親，居宗師之重，宜敷道養德，靜一其操。而頃遊行煩數，冒履風塵。宜令官屬已下，各以職奉衛，不得令王復有此勞。內外職司，各慎其局。王可解常侍、光祿、宗師，先所給車牛可錄

取，賜米布床帳以養疾。」咸康八年薨，贈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二子：玄、俊。

玄嗣立。會庚戌制不得藏戶，玄匿五戶，桓溫表玄犯禁，收付廷尉。既而宥之，位至中書侍郎。薨，子弘之立，位至散騎常侍。薨，子邵之立[10]。薨，子崇之立。薨，子緝之立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紘子俊

恭王俊字道度，出嗣高密王略，官至散騎常侍。薨，子敬王純之立，曆臨川內史、司農少府卿、太宰右長史。薨，子恢之立。義熙末，以給事中兼太尉，修謁洛陽園陵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高密文獻王泰

高密文獻王泰，字子舒，彭城穆王權之弟，魏陽亭侯，補陽翟令，遷扶風太守。武帝受禪，封隴西王，邑三千二百戶，拜遊擊將軍。出為兗州刺史，加鷹揚將軍。遷使持節、都督甯益二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，領益州刺史，稱疾不行。轉安北將軍，代兄權督鄴城守事。安西將軍、都督關中事。[11]太康初，入為散騎常侍、前將軍，領鄴城門校尉，以疾去官。後代下邳王晃為尚書左僕射。出為鎮西將軍，領護西戎校尉、假節，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，以疾還京師。永熙初，代石鑒為司空，尋領太子太保。及楊駿誅，泰領駿營，加侍中，給步兵二千五百人，騎五百匹。泰固辭，乃給千兵百騎。

楚王瑋之被收，泰嚴兵將救之，祭酒丁綏諫曰：「公為宰相，不可輕動。且夜中倉卒，宜遣人參審定問。」泰從之。瑋既誅，乃以泰錄尚書事，遷太尉，守尚書令，改封高密王，邑萬戶。元康九年薨，追贈太傅。

泰性廉靜，不近聲色。雖為宰輔，食大國之租，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。任真簡率，每朝會，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。事視恭謹，居喪哀戚，謙虛下物，為宗室儀錶。當時諸王，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。雖並不能振施，其餘莫得比焉。泰四子：越、騰、略、模。越自有傳。騰出後叔父，弟略立。

子孝王略

孝王略，字元簡，孝敬慈順，小心下士，少有父風。元康初，湣懷太子在東宮，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友，略與華恆等並侍左右。曆散騎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秘書監，出為安南將軍、持節、都督沔南諸軍事，遷安北將軍、都督青州諸軍事。略逼青州刺史程牧，牧避之，略自領州。永興初，幽令劉根起兵東萊[12]，誑惑百姓，眾以萬數，攻略於臨淄，略不能距，走保聊城。懷帝即位，遷使持節、都督荊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[13]。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眾數千，屯于冠軍。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、張洛等討逌，為逌所譎，戰敗。略更遣左司馬曹據統曠等進逼逌。將大戰，曠在後密自退走，據軍無繼，戰敗，死之。略乃赦曠罪，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，逌降。尋進開府，加散騎常侍。永嘉三年薨，追贈侍中、太尉，子據立。薨，無子，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。其後紘歸本宗，立紘子俊以奉其祀。

略兄新蔡武哀王騰

新蔡武哀王騰，字元邁，少拜冗從僕射，封東嬴公，曆南陽、魏郡太守，所在稱職，徵為宗正，遷太常，轉持節、寧北將軍、都督并州諸軍事、并州刺史。惠帝討成都王穎，六軍敗績。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，率眾討穎。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，浚率鮮卑騎擊斌，騰為後系，大破之。穎懼，挾帝歸洛陽，進騰位安北將軍。永嘉初，遷車騎將軍，都督鄴城守諸軍事，鎮鄴。又以迎駕之勳，改封新蔡王。

初，騰發并州，次於真定。值大雪，平地數尺，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，騰怪而掘之，得玉馬，高尺許，表獻之。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群盜，起於清河鄃縣，眾千餘人，寇頓丘，以葬成都王穎為辭[14]，載穎主而行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。騰曰：「孤在并州七年，胡圍城不能克。汲桑小賊，何足憂也。」及豐等至，騰不能守，率輕騎而走，為豐所害。四子：虞、矯、紹、確。虞有勇力，騰之被害，虞逐豐，豐投水而死。是日，虞及矯、紹並鉅鹿太守崔曼、車騎長史羊恆[15]、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為豐餘黨所害[16]，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，死亡並盡。初，鄴中雖府庫虛竭，而騰資用甚饒。性儉嗇，無所振惠，臨急，乃賜將士米可數升，帛各丈尺，是以人不為用，遂致於禍。及苟晞救鄴，桑還平陽。于時盛夏，屍爛壞不可復識，騰及三子骸骨不獲。庶子確立。

莊王確，字嗣安，曆東中郎將、都督豫州諸軍事，鎮許昌。永嘉末，為石勒所害。無子，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，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為確後。太興元年薨，無子，又以弼弟邈嗣確，位至侍中。薨，子晃立，拜散騎侍郎。桓溫廢武陵王，免晃為庶人，徙衡陽。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，為奴所害，子惠立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略弟南陽王模

南陽王模，字元表，少好學，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。初封平昌公。惠帝末，拜冗從僕射，累遷太子庶子、員外散騎常侍。成都王穎奔長安，東海王越以模為北中郎將，鎮鄴。永興初，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籓、樓權、郝昌等攻鄴，模左右謀應之。廣平太守丁邵率眾救模[17]，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，籓等散走。遷鎮東大將軍，鎮許昌。進爵南陽王。永嘉初，轉征西大將軍、開府、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，代河間王顒鎮關中。模感丁邵之德，敕國人為邵生立碑。

時關中饑荒，百姓相噉，加以疾癘，盜賊公行。模力不能制，乃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，議者非之。東海王越表徵模為司空，遣中書監傅祗代之。模謀臣淳於定說模曰：「關中天府之國，霸王之地。今以不能綏撫而還，既於聲望有虧，又公兄弟唱起大事，而並在朝廷，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，弱則受制於人，非公之利也。」模納其言，不就徵。表遣世子保為西中郎將、東羌校尉，鎮上邽，秦州刺史裴苞距之。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眾攻苞，苞奔安定。太守賈疋以郡迎苞，模遣軍司謝班伐疋，疋退盧水。其年，進位太尉、大都督。

洛京傾覆，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[18]，染求馮翊太守不得，怒，率眾降于劉聰。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，模使淳於定距之，為染所敗。士眾離叛，倉庫虛竭，軍祭酒韋輔曰：「事急矣，早降可以免。」模從之，遂降於染。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，送詣粲。粲殺之，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。子保立。

保字景度，少有文義，好述作。初拜南陽國世子。模遇害，保在邽上。其後賈疋死，裴苞又為張軌所殺，保全有秦州之地，自號大司馬，承制置百官。隴右氐羌並從之，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。及湣帝即位，以保為右丞相，加侍中、都督陝西諸軍事。尋進位相國。

模之敗也，都尉陳安歸於保，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，寵遇甚厚。保將張春等疾之，譖安有異志，請除之，保不許。春等輒伏客以刺安，安被創，馳還隴城，遣使詣保，貢獻不絕。

湣帝之蒙塵也，保自稱晉王。時上邽大饑，士眾窘困，張春奉保之南安。陳安自號秦州

刺史，稱藩于劉曜。春復奉保奔桑城，將投于張寔。寔使兵迎保，實禦之也。是歲，保病薨，時年二十七。保體質豐偉，嘗自稱重八百斤。喜睡，痿疾，不能禦婦人。無子，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。陳安舉兵攻春，春走，瞻降于安，安送詣劉曜，曜殺之。安迎保喪，以天子禮葬于上邽，諡曰元。

范陽康王綏

范陽康王綏，字子都，彭城王權季弟也，初為諫議大夫。泰始元年受封，在位十五年。咸寧五年薨，子虓立焉。

子虓

虓字武會，少好學，馳譽，研考經記，清辯，能言論。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，累遷尚書。出為安南將軍、都督豫州諸軍事、持節，鎮許昌，進位征南將軍。

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，為王浚所破，挾天子還洛陽。虓與東平王楙、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：

自潛懷被害，皇儲不建，委重前相，輒失臣節。是以前年太宰與臣，永惟社稷之貳，不可久空，所以共啟成都王穎，以為國副。受重之後，而弗克負荷。「小人勿用」，而以為腹心。骨肉宜敦，而猜佻薦至，險詖宜遠，而讒說殄行。此皆臣等不聰不明，失所宗賴。遂令陛下謬于降授，雖戮臣等，不足以謝天下。

今大駕還宮，文武空曠，制度荒破，靡有子遺，臣等雖劣，足匡王室。而道路之言，謂張方與臣等不同。既惜所在興異，又乙太宰惇德允元，著於具瞻，每當義節，輒為社稷宗盟之先。張方受其指教，為國效節。昔年之舉，有死無貳。此即太宰之良將，陛下之忠臣。但以受性強毅，不達變通，遂守前志，已致紛紜。然退思惟，既是其不易之節，且慮事翻之後，為天下所罪，故不即西還耳。原其本事，實無深責。臣聞先代明主，未嘗不全護功臣，令福流子孫。

自中間以來，陛下功臣初無全者，非獨人才皆劣，其於取禍，實由朝廷策之失宜，不相容恕。以一旦之咎，喪其積年之勳，既違《周禮》議功之典，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。臣等此言，豈獨為一張方，實為社稷遠計，欲令功臣長守富貴。臣愚以為宜

委太宰以關右之任，一方事重，及自州郡已下，選舉授任，一皆仰成。若朝之大事，廢興損益，每輒疇諮。此則二伯述職，周召分陝之義，陛下復行於今時。遣方還郡，令群後申志，時定王室。所加方官，請悉如舊。此則忠臣義士有勸，功臣必全矣。

司徒戎，異姓之賢；司空越，公族之望，並忠國愛主，小心翼翼，宜幹機事，委以朝政。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，率身履道，忠亮清正，遠近所推。如今日之大舉，實有定社稷之勳，此是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。浚宜特崇重之，以副群望，遂撫幽朔，長為北藩。臣等竭力扞城，藩屏皇家，陛下垂拱，而四海自正。則四祖之業，必隆於今，日月之暉，昧而復曜。乞垂三思，察臣所言。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。

又表曰：「成都王失道，為奸邪所誤，論王之身，不宜深責。且先帝遺體，陛下群弟，自元康以來，罪戮相等，實海內所為匈匈，而臣等所以痛心。今廢成都，更封一邑，宜其必許。若廢黜尋有禍害，既傷陛下矜慈之恩，又令遠近恆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，此實臣等內省悲慚，無顏于四海也。乞陛下察臣忠款。」於是虓先率眾自許屯于滎陽。

會惠帝西遷，虓與從兄平昌公模、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嗑血而盟，推東海王越為盟主，虓都督河北諸軍事、驃騎將軍、持節，領豫州刺史。劉喬不受越等節度，乘虛破許。虓自拔渡河，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，資以兵馬。虓入冀州發兵，又南濟河，破喬等。河間王顒聞喬敗，斬張方，傳首於越。越與虓西迎帝，而顒出奔。於是奉天子還都，拜虓為司徒。永興三年暴疾薨，時年三十七。無子，養模子黎為嗣，黎隨模就國，于長安遇害。

濟南惠王遂

濟南惠王遂，字子伯，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。仕魏關內侯，進封平昌亭侯，曆典軍郎將。景元二年，轉封武城鄉侯、督鄴城守諸軍事、北中郎將。五等建，封祝阿伯，累遷冠軍將軍。武帝受禪，封濟南王。泰始二年薨。二子：耽、緝。耽嗣立，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。是年薨，無子，緝繼。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，與石熙等率眾距王浚，沒於陣，薨。無子，國除。

曾孫勳

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，年十餘歲，湣帝末，長安陷，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。及壯，便弓馬，能左右射，咸和六年，自關右還，自列云「是大長秋恂之玄孫，冠軍將軍濟南惠王

遂之曾孫，略陽太守瓘之子」，遂拜謁者僕射，以勇聞。

庾翼之鎮襄陽，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[19]，請勳代之。初屯西城，退守武當。時石季龍死，中國亂，雍州諸豪帥馳告勳。勳率眾出駱谷，壁於懸鉤，去長安二百里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，又拔賀城。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。勳兵少，未能自固，復還梁州。永和中，張琚據隴東，遣使召勳，勳復入長安。初，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，琚以勇俠侮洪，洪知勳憚琚兵強，因說勳曰；「不殺張琚，關中非國家有也。」勳乃偽請琚，於坐殺之。琚弟走池陽，合眾攻勳，頻戰不利，請和，歸梁州。後桓溫伐關中，命勳出子午道，而為苻雄所敗，退屯於女媧堡。

俄遷征虜將軍，監關中軍事，領西戎校尉，賜爵通吉亭侯。為政暴酷，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，言語忤意，即於坐梟斬之，或引弓自射。西土患其凶虐。在州常懷據蜀，有僭偽之意。桓溫聞之，務相綏懷，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。勳逆謀已成，憚益州刺史周撫，未發。及撫卒，遂擁眾入劍閣。梁州別駕雍端、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，勳皆誅之，自號梁益二州牧、成都王。桓溫遣硃序討勳，勳兵潰，為序所獲，及息隴子、長史梁憚、司馬金壹等送于溫，並斬之，傳首京師。

譙剛王遜

譙剛王遜，字子悌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。仕魏關內侯，改封城陽亭侯，參鎮東軍事，拜輕車將軍、羽林左監。五等建，徙封涇陽男。武帝受禪，封譙王，邑四千四百戶。泰始二年薨。二子：隨、承[20]。定王隨立。薨，子邃立，沒于石勒，元帝以承嗣遜。

子閔王承

閔王承字敬才，少篤厚有志行。拜奉車都尉、奉朝請，稍遷廣威將軍、安夷護軍，鎮安定。從惠帝還洛陽，拜遊擊將軍。永嘉中，天下漸亂，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，會簡卒，進至武昌。元帝初鎮揚州，承歸建康，補軍諮祭酒。湣帝徵為龍驤將軍，不行。元帝為晉王，承制更封承為譙王。太興初，拜屯騎校尉，加輔國將軍，領左軍將軍。

承居官儉約，家無別室。尋加散騎常侍，輔國、左軍如故。王敦有無君之心，表疏輕慢。帝夜召承，以敦表示之，曰：「王敦頃年位任足矣，而所求不已，言至於此，將若之何？」承曰：「陛下不早裁之，難將作矣。」帝欲樹籓屏，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，

帝謂承曰：「湘州南楚險固，在上流之要，控三州之會，是用武之國也。今以叔父居之，何如？」承曰：「臣幸托末屬，身當宿衛，未有驅馳之勞，頻受過厚之遇，夙夜自厲，思報天德。君之所命，惟力是視，敢有辭焉！然湘州蜀寇之餘，人物凋盡，若上憑天威，得之所蒞，比及三年，請從戎役。若未及此，雖復灰身，亦無益也。」於是詔曰：「夫王者體天理物，非群才不足濟其務。外建賢哲，以樹風聲，內睦親親，以廣藩屏。是以太公封齊，伯禽居魯，此先王之令典，古今之通義也。我晉開基，列國相望，乃授琅邪武王，鎮統東夏；汝南文成，總一淮許；扶風、梁王，迭據關右；爰暨東嬴，作司并州。今公族雖寡，不逮曩時，豈得替舊章乎！散騎常侍、左將軍、譙王承貞素款亮，志存忠恪，便蕃左右，恭肅彌著。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、南中郎將、湘州刺史。」

初，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，終不可制，勸帝出諸心腹，以鎮方隅。故先以承為湘州，續用隗及戴若思等，並為州牧。承行達武昌，釋戎備見王敦。敦與之宴，欲觀其意，謂承曰：「大王雅素佳士，恐非將帥才也。」承曰：「公未見知耳，鉛刀豈不能一割乎！」承以敦欲測其情，故發此言。敦果謂錢鳳曰：「彼不知懼而學壯語，此之不武，何能為也。」聽承之鎮。時湘土荒殘，公私困弊，承躬自儉約，乘葦茭車，而傾心綏撫，甚有能名。敦恐其為己患，詐稱北伐，悉召承境內船乘。承知其奸計，分半與之。

敦尋構難，遣參軍桓羆說承，以劉隗專寵，今便討擊，請承以為軍司，以軍期上道。承歎曰：「吾其死矣！地荒人鮮，勢孤援絕。赴君難，忠也；死王事，義也。惟忠與義，夫復何求！」便欲唱義，而眾心疑惑。承曰：「吾受國恩，義無有貳。」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，謂承曰：「王敦居分陝之任，而一旦作逆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痛疾。大王宗室藩屏，寧可從其偽邪！便宜電奮，存亡以之。」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、建昌太守長沙王循、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，囚桓羆，馳檄湘州，指期至巴陵。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，出軍營陽，於是一州之內，皆同義舉。乃使虞望討諸不服，斬湘東太守鄭澹。澹，敦姊夫也。

敦遣南蠻校尉魏乂、將軍李恆、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。承且戰且守，待救于尹奉、虞望，而城池不固，人情震恐。或勸承南投陶侃，又云可退據零桂。承曰：「吾舉義眾，志在死節，甯偷生苟免，為奔敗之將乎！事之不濟，其令百姓知吾心耳。」

初，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，勸使固守，當以兵出沔口，斷敦歸路，則湘圍自解。承答書曰：「季思足下：勞于王事。天綱暫圮，中原丘墟。四海義士，方謀克復，中興江左，草創始爾，豈圖惡逆萌自寵臣。吾以暗短，托宗皇屬。仰豫密命，作鎮南夏，親奉中詔，

成規在心。伯仁諸賢，扼腕歧路，至止尚淺，凡百茫然。豺狼易驚，遂肆醜毒，聞知駭踴，神氣沖越。子來之義，人思自百，不命而至，眾過數千。誠足以決一旦之機。攄山海之憤矣。然迫於倉卒，舟楫未備，魏乂、李恆，尋見圍逼，是故事與意違，志力未展。猥辱來使，深同大趣；嘉謀英算，發自深衷。執讀周復，欣無以量。足下若能卷甲電赴，猶或有濟，若其狐疑，求我枯魚之肆矣。兵聞拙速，未睹工遲。季思足下，勉之勉之！書不盡意，絕筆而已。」

卓軍次赭口，聞王師敗績，停師不進，乂等攻戰日逼，敦又送所得台中人書疏，令乂射以示承。城內知朝廷不守，莫不悵惋。劉翼戰死，相持百餘日，城遂沒。乂檻送承荊州，刺史王曇承敦旨於道中害之，時年五十九。敦平，詔贈車騎將軍。子無忌立。

承子烈王無忌

烈王無忌字公壽，承之難，以年小獲免。咸和中，拜散騎侍郎，累遷屯騎校尉、中書、黃門侍郎。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，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版橋。時王曇子丹陽丞耆之在坐，無忌志欲復仇，拔刀將手刃之，裒、景命左右救捍獲免。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，付廷尉科罪。成帝詔曰：「王敦作亂，閔王遇禍，尋事原情，今王何責。然公私憲制，亦已有斷，王當以體國為大，豈可尋繹由來，以亂朝憲。主者其申明法令，自今已往，有犯必誅。」於是聽以贖論。

建元初遷散騎常侍，轉御史中丞，出為輔國將軍、長沙相，又領江夏相，尋轉南郡、河東二郡太守，將軍如故。隨桓溫伐蜀，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，進號前將軍，永和六年薨，贈衛將軍。二子：恬、愔。恬立。

無忌子敬王恬

敬王恬，字元愉，少拜散騎侍郎，累遷散騎常侍、黃門郎、御史中丞。值海西廢，簡文帝登阼，未解嚴，大司馬桓溫屯中堂，吹警角，恬奏劾溫大不敬，請科罪。溫視奏歎曰：「此兒乃敢彈我，真可畏也。」

恬忠正有幹局，在朝憚之。遷右衛將軍、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，拜尚書，轉侍中，領左衛將軍，補吳國內史，又領太子詹事。恬既宗室勳望，有才用，孝武帝時深杖之，以為都督兗、青、冀、幽并揚州之晉陵、徐州之南北郡軍事，領鎮北將軍、兗青二州刺史、

假節。太元十五年薨，追贈車騎將軍。四子：尚之、恢之、允之、休之。尚之立。

恬子忠王尚之

忠王尚之，字伯道，初拜秘書郎，遷散騎侍郎。恬鎮京口，尚之為振威將軍、廣陵相，父憂去職。服闋，為驃騎諮議參軍。宗室之內，世有人物。王國寶之誅也，散騎常侍劉鎮之、彭城內史劉涓子，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，將加大辟。尚之言于會稽王道子曰：「刑獄不可廣，宜釋鎮之等。」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，每事仗焉，乃從之。

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，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，以討尚之為名，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、南郡公桓玄等。道子命前將軍王珣、右將軍謝琰討恭，尚之距楷。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，鴻敗走，斬楷將段方，楷單馬奔于桓玄。道子以尚之為建威將軍、豫州刺史、假節，一依楷故事，尋進號前將軍；允之為吳國內史；恢之驃騎司馬、丹楊尹；休之襄城太守。各擁兵馬，勢傾朝廷。後將軍元顯執政，亦倚以為援。

元顯寵倖張法順，每宴會，坐起無別。尚之入朝，正色謂元顯曰：「張法順驅走小人，有何才異，而暴被拔擢。當今聖世，不宜如此。」元顯默然。尚之又曰：「宗室雖多，匡諫者少，王者尚納芻蕘之言，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，蒙眷累世，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。」因叱法順令下。舉坐失色，尚之言笑自若，元顯深銜之。後符下西府，令出勇力二千人。尚之不與，曰：「西藩濱接荒餘，寇虜無常，兵止數千，不足戍衛，無復可分徹者。」元顯尤怒，會欲伐桓玄，故無他。

及元顯稱詔西伐，命尚之為前鋒，尚之子文仲為甯遠將軍、宣城內史。桓玄至姑熟，遣馮該等攻曆陽，斷洞浦，焚尚之舟艦。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，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。秋奔于玄軍，尚之眾潰，逃于塗中十餘日。譙國人韓連、丁元等以告玄，玄害之于建康市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，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。安帝反正，追贈尚之衛將軍，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，襲封譙郡王。

文思性凶暴，每違軌度，多殺弗辜。好田獵，燒人墳墓，數為有司所糾，遂與群小謀逆。劉裕聞之，誅其黨與，送文思付父休之，令自訓厲。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，為裕所敗而死，國除。

尚之弟恢之

恢之字季明，曆官驃騎司馬、丹楊尹。尚之為桓玄所害，徙恢之等於廣州，而於道中害之。安帝反正，追贈撫軍將軍。

恢之弟休之

休之字季預。少仕清塗，以平王恭、庾楷功，拜龍驤將軍、襄城太守，鎮曆陽。桓玄攻曆陽，休之嬰城固守。及尚之戰敗，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，不捷，乃還城，攜子侄奔于慕容超。聞義軍起，復還京師。大將軍武陵王令曰：「前龍驤將軍休之，才幹貞審，功業既成。曆陽之戰，事在機捷。及至勢乖力屈，奉身出奔，猶鳩集義徒，崎嶇險阻。既應親賢之舉，宜委分陝之重。可監荊益梁甯秦雍六州軍事、領護南蠻校尉、荊州刺史、假節。」到鎮無幾，桓振復襲江陵，休之戰敗，出奔襄陽。甯朔將軍張暢之、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，走之。休之還鎮，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，免官。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，征休之還京師，拜後將軍、會稽內史。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，降號征虜將軍，尋復為後將軍。

及盧循作逆，加督漸江東五郡軍事，坐公事免。劉毅誅，復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、平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、假節。以子文思為亂，上疏謝曰：「文思不能聿修，自貽罪戾，憂懼震惶，惋愧交集。臣禦家無方，威訓不振，致使子侄愆法，仰負聖朝。悚赧兼懷，胡顏自處，請解所任，歸罪闕庭。」不許。

後以文思事怨望，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，將共誅執政。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，收付廷尉賜死。劉裕親自征之，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：「文思事意，遠近所知。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，推至公之極也。而了無愧心，久絕表疏，此是天地所不容。吾受命西征，止其父子而已。彼土僑舊，為之驅逼，一無所問。往年郗僧施、謝劭、任集之等交構積歲，專為劉毅規謀，所以至此。今卿諸人一時逼迫，本無纖釁。吾虛懷期物，自有由來，今在近路，是諸賢濟身之日。若大軍相臨，交鋒接刃，蘭艾雜揉，或恐不分。故白此意，並可示同懷諸人。」

延之報曰：「聞親率戎馬，遠履西畿，闔境士庶，莫不恇駭。何者？莫知師出之名故也。辱來疏，始委以譙王前事，良增歎息。司馬平西體國忠貞，款懷待物。以君有匡復之勳，家國蒙賴，推德委誠，每事詢仰。譙王往以微事見劾，猶自遜位，況以大過，而當默然也！但康之前言，有所不盡，故重使胡道，申白所懷，道未及反，已表奏廢之，所不盡

者命耳。推寄相與，正當如此，有何不可，便及兵戈。自義旗以來，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，而徑表天子，可謂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！劉裕足下，海內之人，誰不見足下此心。而復欲誑國士，『天地所不容。』在彼不在此矣。來言『虛懷期物，自有由來』；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謂『虛懷期物，自有由來』矣！劉籓死於閶闔之門，諸葛弊於左右之手。甘言詫方伯[21]，襲之以輕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，閫外無自信諸侯。以是為得算，良可恥也。吾誠鄙劣，嘗聞道于君子。以平西之至德，寧可無授命之臣乎！假令天長喪亂，九流渾濁，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。」裕得書歎息，以示諸佐曰：「事人當應如此！」

宗之聞裕向荊州，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。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，戰於江津。休之大敗，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。裕平姚泓，休之將奔于魏，未至，道死。

休之弟允之

允之字季度，出後叔父愔，襲爵廣晉伯，歷位輔國將軍、吳國宣城譙梁內史。王恭、庾楷、桓玄等內伐也，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，破之。元興初，與兄恢之同徙廣州，於道被害。義軍起，追贈太常卿。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附 韓延之

韓延之，字顯宗，南陽赭陽人，魏司徒暨之後也。少以分義稱。安帝時為建威將軍、荊州治中，轉平西府錄事參軍。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，延之遂字顯宗，名兒為翹，以示不臣劉氏。與休之俱奔姚興。劉裕入關，又奔于魏。

愔字敬王，初封廣晉伯。早卒，無子，兄恬以子允之嗣。

高陽王睦

高陽王睦，字子友，譙王遜之弟也。魏安平亭侯，曆侍御史。武帝受禪，封中山王，邑五千二百戶。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，鄫杞祀相立廟。事下太常，依禮典平議。博士祭酒劉熹等議：「《禮記·王制》，諸侯五廟，二昭二穆，與太祖而五。是則立始祖之廟，謂嫡統承重，一人得立耳。假令支弟並為諸侯，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。今睦非為正統，若立祖廟，中山不得並也。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，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。」詔曰：「

禮文不明，此制度大事，宜令詳審，可下禮官博議，乃處當之。」

咸寧三年，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、私占及變易姓名、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，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，不宜君國。有司奏，事在赦前，應原。詔曰：「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，覽奏甚用憮然。廣樹親戚，將以上輔王室，下惠百姓也。豈徒榮崇其身，而使民逾典憲乎！此事當大論得失，正臧否所在耳。苟不宜君國，何論於赦令之間耶。其貶睦為縣侯。」乃封丹水縣侯。

及吳平，太康初詔復爵。有司奏封江陽王，帝曰：「睦退靜思愆，改修其德，今有爵土，不但以赦。江陽險遠，其以高陽郡封之。」乃封為高陽王。元康元年，為宗正。薨於位，世子蔚早卒，孫毅立。拜散騎侍郎，永嘉中沒于石勒。隆安元年，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。立五年，薨，無嗣，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任城景王陵

任城景王陵，字子山，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。初拜議郎。泰始元年封北海王，邑四千七百戶。三年，轉封任城王，之國。咸寧五年薨，子濟立。拜散騎侍郎、給事中、散騎常侍、輔國將軍。隨東海王越在項，為石勒所害，二子俱沒。有二弟：順、斌。

弟順、斌

順字子思，初封習陽亭侯。及武帝受禪，順歎曰：「事乖唐虞，而假為禪名！」遂悲泣。由是廢黜，徙武威姑臧縣。雖受罪流放，守意不移而卒。

西河繆王斌，字子政，魏中郎。武帝受禪，封陳王，邑千七百一十戶。三年，改封西河。咸寧四年薨，子隱立。薨，子肇立。[22]

【史評】

史臣曰：泰始之初，天下少事，革魏餘弊，遵周舊典，並建宗室，以為藩翰。諸父同虞虢之尊，兄弟受魯衛之祉，以為曆紀長久，本支百世。安平風度宏邈，器宇高雅，內弘道義，外闡忠貞。洎高貴薨殂，則枕屍流慟；陳留就國，則拜辭隕涕。語曰『疾風彰勁

草』，獻王其有焉。故能位班上列，享年眉壽，清徽至范，為晉宗英，子孫遵業，世篤其慶。高密風監清遠，簡素寡欲，孝以承親，忠以奉上，方諸枝庶，實謂國楨。新蔡、南陽，俱蒞方嶽。值王室多難，中原蕪梗，表義甄節，效績艱危。于時丑類實繁，凶威日逞，勢懸眾釁，相繼淪亡，悲夫！譙閔沈雄壯勇，作鎮南服。屬奸回肆亂，稱兵內侮。懷忠憤發，建義湘州，荊沔回應，群才致力。雖元勳不立，而誠節克彰，垂裕後昆，奕世貞烈，豈不休哉！勳托末屬，稟性凶暴。仍荷朝寄，推殼梁岷，遂棄親背主，負恩放命。憑庸蜀之饒，苞藏不逞；恃江山之固，奸謀日深。是以搢紳切齒，攄積憤之志；義士思奮，厲忘身之節。天道禍淫，應時蕩定。昔汲黯猶在，淮南寢謀，周撫若存，凶渠未發，以邪忌正，異代同規。《詩》云「自貽伊戚」，其勳之謂矣。習陽憑慶枝葉，守約懷逸，棲情塵外，希蹤物表，顧匹夫之獨善，貴達節之弘規，言出身播，猶為幸也。

贊曰：安平立節，雅性貞亮。高密含和，宗室之望。新蔡遇禍，忠全元喪。譙閔徇義[23]，力屈志揚。勳自貽戚，名隕身亡。順不恤忌，流播遐方。

校勘記

↑ 位至游擊將軍各本作「位至游擊大將軍」。考異：職官志有游擊將軍，無「大」字。按：錢說是。宋本無「大」字，今從之。通志八０、冊府二八三亦並無「大」字。

↑ 子邁嗣職官志「邁」作「萬」。

↑ 子弘立勞校：惠紀「弘」作「泓」。

↑ 子祐嗣立，承遂無後武紀「祐」作「玷」。又疑「立」為「出」字之誤。考禮志，安平穆王隆無子，以敦為嗣。敦又無子，以祐嗣敦，故曰「嗣出」。承祇一子，既出繼，故曰「承遂無後」。

↑ 魏封武始亭侯各本作「魏武封始亭侯」，「武封」兩字誤倒，今從殿本。蓋晃卒於元康六年，上距魏武卒計七十六年，其生未必能及魏武之世。「武始亭侯」又見魏志張既傳，「始亭侯」無徵。

↑ 元康六年薨「元康」原作「咸寧」。周校：「元康」誤「咸寧」。按：惠紀晃以元康六年卒，今據改。

↑ 第三子韡各本及音義作「韡」，宋本作「韓」。

↑ 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為嗣周校：「敦」當為「殷」。殷、敦皆邕子。按：周校是。武紀，咸寧元年十月常山王殷薨，若敦，則咸寧三年立為安平王。

↑ 初封堂邑縣公各本作「唐邑縣公」，誤。今從宋本。地理志有堂邑，無唐邑。通志八〇亦作「堂邑」。

↑ 子邵之立各本無「之」字，今從宋本。通志八〇、冊府二八三亦並作「邵之」。

↑ 都督關中事當作「都督關中軍事」。又疑此事為下文「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」之重書。

↑ 幹令劉根「幹」原作「恆」，今據漢書地理志上改，見卷十五校記。「劉根」，惠紀、王彌傳並作「劉柏根」。

↑ 開府儀同三司下文云「逌降，尋進開府」，則此時不得先開府，六字蓋衍文。惠紀無，亦可證。

↑ 以葬成都王穎為辭上文寇頓丘乃公師藩光熙元年事；以葬成都王穎為辭起兵，乃汲桑永嘉元年事，此時公師藩已死，「以葬」上似當有「桑」字。

↑ 羊恒「恒」，各本作「桓」，今從宋本。

↑ 蔡克「克」，各本作「充」，但禮志中、陸雲傳、蔡謨傳皆作「克」。今從宋本。

↑ 丁邵宋本「邵」作「劭」，良吏傳、石勒載記、通鑑八六又作「紹」。

↑ 趙染愍紀及劉琨傳並作「趙冉」。見卷五校記。

↑ 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周校：「援」衍文。

↑ 承見卷六校記，下同。

↑ 甘言詫方伯「詫」下原有「語」字，據宋書及南史宋武紀、通鑑一一七、冊府七二五刪。

↑ 子脊立斠注：石勒載記「脊」作「喜」。按：通鑑八七亦作「喜」。

↑ 譙閔徇義「閔」，各本作「門」，今從宋本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